

2001年

中国精短美文

100 篇

王剑冰 主编

2001 NIAN
ZHONG GUO
JING DUAN MEI WEN
100 PIAN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1年中國精短美文100篇

（卷首語：王蒙、余秋雨、周作人、林語堂）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1 年中国精短美文 100 篇 / 王剑冰 主编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02.2

ISBN 7-5354-2305-1

I .2...

II .王...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613 号

责任编辑 : 王 虹 责任校对 : 常琪薇

封面设计 : 王祥林 责任印制 : 周铁衡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85443721 传真 : 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 430022)

发行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 : 85443862

印刷 :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黄冈印刷厂

开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 12.625 插页 : 2

版次 :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234 千字 印数 : 1—8000 册

I·1773 定价 : 18.00 元

版权所有 ,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 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 本社负责调换)

编者的话

王剑冰

进入新的世纪，散文应当说是越来越向前发展了。众多的报刊无可回避地开垦散文园地，众多的作者或对散文情有独钟，或撂了其他挑子，改担了散文的担子。在文学刊物上尤其是一些包装厚重的大刊上，散文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些所谓的大散文，往往在这些园地里蓬勃生长，甚至枝繁叶茂。这些带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责任感的作品的影响度，并不亚于一部好的中篇小说。尽管这种类比有些牵强。

当我们从回肠荡气的大散文中抬起头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隐在它们下面的小花小草。这些绿色的植物亦然装点着这片园地。它们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这片园子的兴趣，反而因为自己独特的色彩和芳香，渲染了园地的另一片景色。这即是精短散文，也即纯散文。它是散文的原本状态，或者说是原本模样。这种原本模样，一般都短小精

悍，耐读好看，充满灵气与诗性。它们是花草中的春兰秋菊，是乐队中的长笛和小提琴。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短小的散文也发生了变化，它摒弃了旧有的模式，融入了更多更新的创作手法和思想观念，使文章更具有可读性、可感性。杂文、随笔、散文诗等融入一体，显得更自由，更随意，也就更具有了某种特色。

此类精短散文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抒情性的。这种散文是诗的横排形式，是寓于心中翻涌的情感的喷发。其可以通过一件事、一段情、一个见闻或一种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其主要用笔在抒情上，让人直接地感到作者内心的情绪变化及所表达的意愿。如茅盾的《白杨礼赞》、秦牧的《社稷坛抒情》、刘白羽的《日出》。

二、叙事性的。这类散文主要以叙说事件为主，将浓厚的情感蕴积在事件的叙述中，而所列事件也是简单的，并非要浓笔重抹。像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小桔灯》、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贾平凹的《丑石》。

三、思想性的。这类散文以对某种事或某个观点的论述为主，文中显现哲思和理性色彩，透射作者的思想辉光。如鲁迅的散文。

四、随感性的。这类散文包括读书笔记、日记、书信、序、跋等等。

上面说了，这类散文同所谓大散文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篇幅的长短和用材的多少，而其思想内涵及艺术感染力，也并不能说就亚于大散文。大散文的出现，实际上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散文的文体始终是短小

的。事物往往有其两面性，当维系了多少年的文体被一种新的改革所冲击的时候，人们会感到某种解放的新鲜；而在逐渐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中，又往往会产生一种怀旧的心理。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人们的阅读趋向和阅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人想从沉重的阅读中解脱出来，有人想得取某种消遣和愉悦，这样，精短的阅读就成为一种需求。精短美文的阅读又成为文学爱好者的一种需要。

在这种意义上，编选这样一部年度的精短美文，就有了非常现实的意义。读者应当能够看到，这部精短美文选集，会不同于过去旧有的“老式”散文，完全是充满现实性和时代感的、是无约束无框体的，鲜活、清新、自然、可读、可感。收入其中的多是活跃于文坛的散文名家，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需求，选取作家的面及题材的面都相对广一些，从各类代表性来说，抒情性的美文有：雷抒雁的《阳光，是一种语言》、洪烛的《成吉思汗的草原》、刘亮程的《柴禾》、李汉荣的《对身体的感受和理解》、徐迅的《秋水》、季栋梁的《人类的整数》、张绍武的《没有风的早晨》、陈文和的《花开的声音》、巴音博罗的《青铜》、蒋建伟的《塬上的唢呐》等；叙事性的美文有：季羡林的《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张抗抗的《果岛》、叶广芩的《感受地震》、梁平的《最承受不起的致敬》、李登建的《黑风景》等；思想性的美文有：余秋雨的《奶奶的比喻》、梁衡的《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耿林莽的《瓦片沉思》、王俊义的《没有梦想》、鲍尔吉·原野的《财富离幸福很远》等；随感性的美文有：贾平凹的《秃顶》、冯骥才的《街头的吻》、卞毓方的《妩媚得风流》、陆文夫的

《脚步声》、周涛的《河与沙》、林非的《追求美丽》、李存葆的《雪野里的精灵》、张守仁的《美的瞬间》、王宗仁的《拉萨的天空》、韩小蕙的《一只金苹果》、刘上洋的《废墟的辉煌》等。

多少年之后，一部部如此的选本，将如一块块基石，垫高中国散文的大厦。那将是人们可喜的、可贺的。应当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中国的文学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2001年末于郑州

目 录

编者的话	王剑冰	(1)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季羨林	(1)
奶妈的比喻	余秋雨	(5)
秃顶	贾平凹	(8)
妩媚得风流	卞毓方	(11)
果岛	张抗抗	(19)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梁衡	(24)
脚步声	陆文夫	(30)
河与沙	周涛	(34)
追求美丽	林非	(38)
雪野里的精灵	李存葆	(42)
花开的声音	彭君昶	(47)
街头的吻	冯骥才	(49)
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	毕淑敏	(53)
感受地震	叶广芩	(58)
大河之湄	韩振远	(62)
绵土	宗满德	(66)
一只金苹果	韩小蕙	(69)

京坟乡莹虞山墓	石英	(73)
来世我愿意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陈丹燕	(78)
草色	叶延滨	(81)
母亲	肖复兴	(85)
村口	星竹	(89)
阳光，是一种语言	雷抒雁	(93)
见到墓地	阎连科	(96)
地上有草	周大新	(99)
美的瞬间	张守仁	(105)
拉萨的天空	王宗仁	(107)
触摸春天	吴玉楼	(110)
枯叶飘落	陈阳	(112)
北岸的河	何向阳	(114)
秋天我在泸沽湖	于坚	(117)
财富离幸福仍然很远	鲍尔吉·原野	(122)
雪	李娟	(127)
思念有痕	一叶	(131)
插花	沉河	(135)
成吉思汗的草原	洪烛	(137)
走读“千唐志斋”	卞卡	(142)
关注一棵树	叶明山	(145)
山的风格	谷世泰	(148)
村庄札记	黄海	(151)
对身体的感受和理解	李汉荣	(156)
翩然于古诗的鸟儿	王剑冰	(164)
向儿童学习	王开岭	(167)
祝英台之死	李木生	(173)
走过江南	费振钟	(177)

没有梦想	王俊义	(183)
文字的断想	张绪佑	(190)
唐代铁牛	和 谷	(194)
梵高的光和色彩	徐卓人	(197)
悬空寺的秘密	廖华歌	(201)
另一种疼痛在灵魂中	王 族	(206)
回家	谢大光	(209)
最承受不起的致敬	梁 平	(212)
武夷读石	王长青	(216)
秋水	徐 迅	(220)
人类的整数	季栋梁	(224)
回家	李 忠	(229)
歌乐山悲歌	章 武	(231)
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鹿 子	(236)
韩柳的为官之道	王本道	(241)
爱情敲门	弦 歌	(245)
没有留住的	冯积岐	(248)
没有风的早晨	张绍武	(251)
花开的声音	陈文和	(253)
春色三分	张立勤	(257)
期待的草叶蒙蔽了眼睛	王 芸	(261)
消失的城堡	夏 影	(265)
夜里戴草帽的人们	黎 晗	(271)
青铜	巴音博罗	(275)
柴禾	刘亮程	(278)
冬天素描	王小军	(282)
在一棵树中回忆	宁 肯	(284)
黑风景	李登建	(289)

瓦尔登湖伐木工	詹克明	(294)
辽西的春天	谢子安	(299)
贬官滕子京	王和声	(304)
凝望夜空	野 鹰	(308)
月亮月亮跟我走	姚雪雪	(311)
继母	雷东和	(315)
等待父亲	彭 诚	(319)
燃起一盏心灯	王 涛	(323)
瓦片沉思	耿林莽	(325)
来雨时走出家门	谢宗玉	(331)
放风筝	雪 簪	(334)
生命的本质	楚 女	(337)
流浪的二胡	陈荣力	(340)
走进田间	张之奎	(343)
沿着河流	刘少辉	(346)
废墟的辉煌	刘上洋	(349)
最早的信	赵建英	(353)
大别山	胡亚才	(357)
童年回忆	李志亮	(361)
绝对黑暗	郑佳佳	(364)
塬上的唢呐	蒋建伟	(367)
突然怀想起一种名叫“麻雀”的小鸟	李智红	(371)
冬天	田香儒	(376)
即将消失的小镇	王仁波	(379)
白的是雪	杜文辉	(385)
雷州雷	李 舟	(389)
丫口	周家鸿	(392)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季羨林

夜里有雷阵雨，转瞬即停。“薄云疏雨不成泥”，门外荷塘岸边，绿草坪畔，没有积水，也没有成泥，土地只是湿漉漉的。一切同平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我早晨出门，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这也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我的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 98 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 98 级日语

我一时懵然，莫名其妙。还不到一瞬间，我恍然大悟：98级是今年的新生。今天上午，全校召开迎新大会；下午，东方学系召开迎新大会。在两大盛会之前，这一群（我不知道准确数目）从未谋面的十七八九岁男女大孩子们，先到我家来，带给我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一番深情厚谊。但他们恐怕是怕打扰我，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他们估计我会看到的，便悄然离开了我的家门。

我果然看到他们留下的字了。我现在已经望九之年，我走过的桥比这一帮大孩子走过的路还要长，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面还要多，自谓已经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然而，今天，我一看到这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我却真正动了感情，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生平靠自己那一点勤奋，做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对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独独对于青年，我却有自己一套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不应当一过了青年阶段，就忘记了自己当年穿开裆裤的样子，好像自己一生下就老成持重，对青年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应当努力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帮助青年，爱护青年。不能要求他们总是四平八稳，总是温良恭俭让。我相信，中国青年都是爱国的，爱真理的。即使有什么“逾矩”的地方，也只能耐心加以劝说，惩罚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它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

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这要不要冒一点风险呢？要的。但我人微言轻，人小力薄，除了手中的一支圆珠笔以外，就只有嘴里那三寸不烂之舌，除了这样做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大概就由于这些情况，再加上我的一些所谓文章，时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有的甚至被选入中学教科书，于是普天下青年男女颇有知道我的姓名的。青年们容易轻信，他们认为报刊杂志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就轻易对我产生了一种好感，一种情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甚至穷乡僻壤、边远地区，青年们的来信。大中小学生都有。他们大概认为我无所不能，无所不通，而又颇为值得信赖，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简直石破天惊；有的向我倾诉衷情。我想，有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也未必肯讲的，比如想轻生自杀之类，他们却肯对我讲。我读到这些书信，感动不已。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对人生看得透而又透，只等造化小儿给我的生命划上句号。然而这些素昧平生的男女大孩子的信，却给我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苏东坡的词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确实有“再少”之感了。这一切我都要感谢这些男女大孩子们。

东方学系 98 级日语专业的新生，一定就属于我在这里所说的男女大孩子们。他（她）们在五湖四海的什么中学里，读过我写的什么文章，听到过关于我的一些传闻，脑海里留下了我的影子。所以，一进燕园，赶在开学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那一份情意，用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也许从来还没有被别人使用过的方式，送到了我的家

门口来，惊出了我的两行老泪。我连他们的身影都没有看到，我看到的只是池塘里面的荷叶。此时虽已是初秋，却依然绿叶擎天，水影映日，满塘一片浓绿。回头看到窗前那一棵玉兰，也是翠叶满枝，一片浓绿。绿是生命的颜色，绿是青春的颜色；绿是希望的颜色，绿是活力的颜色。这一群男女大孩子正处在平常人们所说的绿色年华中，荷叶和玉兰所象征的正是他们。我想，他们一定已经看到了绿色的荷叶和绿色的玉兰。他们的影子一定已经倒映在荷塘的清水中。虽然是转瞬即逝，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注意到。可他们与这一片浓绿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溢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将来左右这个世界的，决定人类前途的正是这一群年轻的男女大孩子们。他们真正让我“再少”，他们在这方面的力量决不亚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我虔心默祷——虽然我并不相信——造物主能从我眼前的八十七岁中抹掉七十年，把我变成一个十七的少年，使我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娱乐，共同分享普天下的凉热。

（选自 2001 年 4 期《散文选刊》）

奶妈的比喻

□余秋雨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

念碑。家乡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不仅如此，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好像对这座城市，他还要尽一点义务。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托斯卡纳（即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此如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奶怎么回事。奶奶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